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涇野子内篇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書汾

涇野子内篇卷十一

明 呂柟 撰

鷲峯東所語

標問讀書昏勸曰汝取平日古人的好言行朗誦一番志氣自精爽亦可知昏惰根本所在便斬斷也

詔問科舉之學古人言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何如曰妨功奪志無甚相遠諸士讀堯舜周孔之書將堯舜周孔

心事措諸躬行臨題歷歷寫出作為文章出仕時即將此言措諸政事上何妨功奪志之有若作兩項看豈惟妨奪者哉問温凊定省與立身揚名不能得兼如何曰温凊定省即是立身揚名但其志在親何事非孝

問成王不遇天雷風雨之變而武庚之禍將成周公何以處之曰惟行法俟命而已

問司馬君實儘人忤逆不較何如曰固是美質亦學問之力

送周璞歸福寧語曰學者率喜談高而厭卑卒之高未至而卑者亦荒學者率喜言遠而忽近卒之遠未至而近者亦亡此與懷玉所嘗語者也斯往也行遠自近登高自卑以正流俗不可乎

今日講的學自是固非也說人講的不是亦非也禮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先生曰今世學者開口便說一貫不知所謂一貫者是行上說是言上說學到一貫地位多少工夫今又只說

明心謂可以照得天下之事宇宙內事固與吾心相通使不一一理會於心何由致知所謂不理會而知者即所謂明心見性也非禪而何

問修辭立其誠曰程子所謂修省言辭也如所說的言語見得都是實理所當行不為勢所撓不為物所累斷然言之就是立誠處如行不得的言之即是偽也問如道理上見一分言一分曰然又問如道理說得十分明於身心上全無干係就不是修辭立誠否曰然進德修

業學者只是這兩件事德是心上的業自言行上做的德是箇至極的知德爲至則忠信以至之而忠信之存否則已所獨知故曰可與幾也業是成終的知業所當終而修辭立誠以終之則義已具故曰可與存義也

問旣應事接物之後何如光景曰雖事物旣往念頭未嘗不流動若謂念慮無動時則所謂坐馳也故朱子解静字曰心不妄動解得静字極穏貼

問程子所謂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文章雖不

中不遠亦是舉業事否曰所謂文章者雖不止如今所謂文字者然亦在其中且張子亦有此等議論所思在義理文詞下筆則沛然矣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況文詞乎近見諸生意思多覺有定自此用功當有進處文詞不足道也問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艮其背止於義理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人已兩忘也吾儒之所謂艮則皆是實理華嚴經之所謂艮人相已相則皆

以空虚看了
问宋宣公傳位於穆公穆公傳於殤公其事是乎曰也
是公羊所謂君子大居正或不可以立嫡之説泥之也
古人有行之而善者堯舜也有行之而不善者燕噲子
之也堯於他人且傳之位况其弟乎只看所傳之賢否
何如耳弟賢則舍子而立弟子賢則舍弟而立子要之
不可為典常耳若漢高帝舍惠帝而立文帝則必無吕
氏之禍呉壽夢之事若以立嫡為主則諸樊可也若以

立賢為主則季札可也若欲傳於諸樊以次及札使餘祭諸人皆各永年則將相去百餘年然後及札是札終不得傳矣文王不傳於伯邑考而傳於武王未必非正也問春秋書季札來聘而不書公子者其亦以季子之讓為不中乎曰非也春秋之法在夷則去之故其君多不得書季札其臣也而書之賢之也不書公子者在夷也又問季札之才近伯夷何如曰然札賢者也觀其葬子於嬴博之間又觀周樂於魯皆是未易及處又問相

傳孔子十字碑真否何如曰此字有古意若非漢人筆
立德傳賢之事只要為君者有定見有定力故事可定
也惟堯舜太王文王為然否則夷齊季札皆不有國矣
故後世奪嫡之事皆其為君父者昏庸偏私之罪
諸生有言及氣運如何外邊人事如何者先生曰此都
是怨天尤人的心術但自家修為成得箇片段若見用
則百姓受此福假使不用與鄉黨朋友論此學術化得
幾人都是事業正所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者也何必

有官做然後有事業

黄惟用曰學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别人做先生曰纔説道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别人做不免是私這元是自家合做的又曰學到自家合做處則别人做第一等事雖拜而讓之可也

孔子後得孟子發揮出許多來其對時君言者特其緒餘耳其志氣之説於理學甚有益教滕君行喪禮則弔者大悦行井田則許行陳相皆來豈徒事空言者昔李

太伯作非孟篇鄭氏亦為藝圃折衷至余隱之乃作書以辨之而司馬公亦以孟子為疑朱子悉取而辨之孟子之心可見也

諸生習禮先生曰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雖抄手出言總是存心處

問禹聞善言則拜舜則樂取諸人以為善曰此須知禹之不及於舜處安在體貼得舜的心纔是若子路之喜聞過且不算禹之拜未免有形迹拜的心與那樂的心

畢竟差些舜陶漁的時節與那野人雜處初不知他為聖人那些人有善遂舍己以從之然其舍己從人又不可以輕易說若是不好的言語又何如舍己以從其顯然易見者固不從那佞人的言語我以為是則彼亦以為是我以為非則彼亦以為非他候得我的意思先言迎我若胸中無精一之素鮮不被他惑了司馬溫公豈不是箇篤實人決意要改新法被蔡確一一奉行他就信他是箇好的趙鼎張浚被秦檜惑了遂引用之故常

謂宋室之壞非自秦檜自趙張壞之故舍己從人最為難事辟如買玉石一般若不認得鮮不被他以假的來哄了

問月令朱子嘗以夏月非周月者何曰周月總是夏月古人改正朔不改月如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首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如周改十一月為正月則春當為冬夏當為春四時亦不定矣此豈可改乎故春王正月春秋則從正月記起以見從夏時耳胡氏

程子皆以為周正至其後來所記之事皆易其日月此豈聖人之信史耶

學者到怠惰放肆總是不仁仁則自是不息

先生曰諸生看大禹臯陶相問答之言則就於今日朋友間體認得禹臯陶之意便好已之善不以為矜人之善不以為忌初無君臣之間亦無彼我之别若體認得此心我有差便是差了不必揜護不矜已之能不攘人之善不掩人之長常存得此心便是克已自駸駸然登

唐虞之廷矣

德惟善政盍益之所言只在帝身心上説未及養民上故禹言要在養民以足其所當儆戒之意惟修惟和皆是要如此做雖有已然者在此還要去修要去和也凡水火木金土當時皆有一官以掌之如玄明掌水祝融掌火之類水則溝渠洫澮火則如焚萊禁火等事如水則有水歌火則有火歌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的歌民家家飽煖焉得不歌所謂正德亦不過六府修而

後民德得其正耳看禹之言一州一縣亦行得
當時堯茅茨不剪土階不砌設官只是去管百姓的事
要六府之事修和而已其設刑官亦只是於民事不修
的要他儆戒作箇隄防後世的刑官全非此意將罪人
鍛鍊成獄舞文弄法惟恐他走脫了甚失設官之初意
先生一日語諸生曰新淦蕭時化吾嘗語以改過之說
他日對曰生既聞教後一日欲見穆先生以怠心而止
忽又念曰此非改過也遂往見之至於途遇一相識人

方在驢背以倦下故將扇掩面而去又念曰此非改過也遂回前十數步必揖其人而後行此事雖至微可謂存心者矣又謂章友前日以中官不禮而怒今日聞中官被杖而喜此皆非正情也無前之怒則無今之喜此等處皆見得實

先生曰人未有不可化者昔日處士仇時閑渡江來見舟子誦佛經甚勤及至岸索取舟價甚亟時閑謂之曰汝爲毋誦經其好善者乎乃索人多價非善也其後舟

子不復與人爭價看來人未有不可化顧能投其機耳
其機動者或隠在商賈或在技藝或在僧道皆可化故
曰鼓之舞之以盡神舜子為母誦經是他孝心明處故
動他易若化惟尭舜成邑聚都耳
詩人於周公從步履上看便見得周公之聖故曰赤舄
几几凡人内不足者或有譏謗之言步履必至錯亂不
能安詳如謝安折屐豈能强制得住故古人只求諸已
在已者定外邊許大得失禍福皆不足動我是故烈風

雷雨弗迷

一曰語標曰昔歐陽公修唐書人謂其事則增於前其詞則省於舊自今看來還不是又曰大要只簡而明若辭之不可已者留之可也呂東萊有功於史甚多今大事記不可不看

永年問典謨之旨曰王政以養民為首故先棄養而後契教教而有不率者故次臯陶民教興而器用不可缺也故次垂民而後及於物焉故次益民事舉而神可事

故次之以伯夷旣有作於前者不可無所繼於後有修養待用之教焉故次之以夔其終之以龍者所以嚴保治之防也

虞書不過五篇而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具於此聖人之氣象皆見於此聽人言之美則曰都曰俞而已之有言自覺其美亦先曰都其言有未盡者固曰吁而其言未能已者則又曰异此可見當時君臣僚寀一心相與誠切懇到如此只此便非後世可及若成功文章盡緒餘

耳

問夫子日夜所思與夫所謂學者何事先生曰只是遇著事時便求此事之理於心觸類而長思之不置要求一箇至當處如周公思兼三王處也是

問克已復禮禮字與三千三百禮字同否曰究其極即是一箇禮又問如非禮勿視如禮記所謂始視面中視抱皆是禮失此則為非禮其非禮處皆是已私牵絆克去已私使心所存主於視聽言動上皆合於禮便是復

禮否曰然如先王制事親事君之禮皆是天理之節文我以忠孝之心去行此禮便是且此等禮甚有節文在若不考究何由得知故在顔子夫子始以此告之

陳曰旦病危先生曰天不知怎麼將一箇善人使之至於如此又曰子明有弟作宰華亭有一友人欲為求書子明不從此是他介處又嘗見一寺副慢之子明至發憤此是他狷處學者置此心於中亦可以為學是夜深更一面兩處迎醫一面商議殯事且曰此時正急處復

命詔往視之又曰能梴得達旦乎醫者得措手矣

問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夫子則以公儀仲子立孫爲是如何曰立嫡的事是常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立德也堯舜之子茍可繼又何必尋取舜禹他人且立之况其子乎惟子是丹朱商均故立德夫子所言立孫亦據其子孫不相上下者言之耳

少師奉子哭踊其責甚重少有不謹不如不文之爲愈

諸侯適天子及相見告奠祖禰俱互見

冠及期而廢者始聞内喪也未及期而復以喪服冠者既聞喪後復冠也

問三賜不及車馬何以言孝曰孝子不欲以榮貴動其愛親之心也其所稱之人辭愈遠愈密

天下大悦歸已而猶以不順親為憂學者能體貼悦親順親的心儘有病痛都無了

王朝問門内門外之喪如何先生曰門内只是同姓的若己之伯叔兄弟者門外只是異姓的以此推將去服

在其中矣

先生曰曾子既闕三年不弔於夫子矣檀弓記曾子弔子張事如何朝曰三年之喪稱情而立又其弔子張情有不能已者先生曰看來當時曾子與子張雖是朋友其實有兄弟之義葢以兄弟弔之也

朝問遼東人賀克恭者何如人先生曰此人名欽為給事中曾與白沙講學知其道理遂解官去教其子只學耕事不得讀書言讀書不養實反滋驕偽後朝廷欲用

之彼以三事上其二謂僧寺教坊也竟不能用葢亦高人也

先生問曰堯舜之道何故只是孝弟朝對曰推其極非堯舜不能先生曰此何待於推只徐行後長堯舜之道便在於此在人若不降下其心還能善事父母兄長否須日用間體察凡以賢智先人與夫意欲上人以至必欲行已之志不肯承順父兄意則知人所以不及堯舜處只是箇疾行先長而今欲學堯舜只是徐行後長只

知徐後的意思自安於其事故堯舜之道在此

問中庸先生曰看來只是箇誠明故唯天下至誠申自誠明謂之性其次致曲申自明誠謂之教至誠前知言誠則明也誠者自成言明則誠也至誠無息以下申言至誠之贊化育參天地也大哉聖人以下申致曲者之功夫也能有如是功夫則亦能贊化育矣故下遂言三重能斯道者其惟孔子乎故遂言孔子孔子誠明者也其下至聖至誠皆言誠明之事然必本之以下學故遂

言下學

何城說高堅前後先生曰大畧亦窺測得幾分然顏子說箇仰鑽瞻忽四字道體固於是可見其用心之密亦可想矣語未終而先生以帖子付皂人城遽請問先生曰此便此高堅前後處此便可仰鑽瞻忽也又曰自家固不當如此說為爾輩謀則善矣諸生起問先生曰此極簡易明白而高堅前後之深微亦即在此故一時即可做得聖人一日即可做得聖人但一時不放過一事不

錯過則自成片段學問矣

君子以朋友講習不徒講之而又習之也習即是行學者能克己則自不尤人

涇野子内篇卷十一

涇野子内篇卷十二

明 呂柟 撰

鷲峯東所語

呉光祖問曰義利不明光祖嘗用意體貼為力實難請示切要先生曰此問甚好南軒無所為而為之言極精舜跖之分正在於此推之家國存亡天下理亂罔不由之如尚義者在位則所用皆義人所行皆義政天下無

不治矣尚利者在位其弊可勝言哉然其初要在謹獨但於一言之發一事之動一財之臨就當審處不可有一毫適己自便之心久之自然純熟可以造於無所為而為矣昔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正見義不見利之大節學者能甘貧儉約不為利所動自無往而非義又問曰今有人未純乎義欲矯强為之又恐近名奈何曰矯强為義有何不可但要内外如一苟其心未義外詐飾以為義便是好名了更當痛自懲艾

又問多有妄思先生曰還是不知止如中心的然惟向一處雖有旁岐别路終不能亂也思義理時纔思此又思彼是謂不專思義理又思外務是爲不定然須識其輕重先後自不妄思也格致工夫不可不盡

先生謂光祖曰孔子云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何其勇也然猶曰不如學可見聖人雖生知亦須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又曰以思者不知思的是甚汝可常思求之與朋友會講有益然不但講書一言一動無

不用心講究

先祖問近來讀書多不能記先生曰如讀書將聖賢言語著意理會如以身處其事自爾終身不忘苟徒泛然一一背誦寧有幾多精神

先生曰予癸未在會試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

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
光祖問曰光祖平日常靜觀人或起一善念後來即得
福應起一惡念後來即得禍應若有鬼神司其間者感
通之理信乎先生曰善道如周行大路坦坦平平行來
行去雖覺紆遲終了安穩惡道如旁岐曲徑冐險行之
不陷荆棘必墮阬塹此其所以危耳然爲善乃分内事
禍福不必計也問坐久即有昏惰之氣欲因之而少息
乎欲力勝之乎先生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當息時亦

不可不息不當息時要當立志求勝或取平日所愛古人言行觀之或與益友講論天下大務亦可以勝其昏惰之氣久之當自清明矣

自古國家多難之時小官死節誠為可嘉至於宰相殺身殉國未足為異當時致難者既由夫人則今日一身之死安足以贖禍天下之罪李惟中云亦有好人於危急中方用者艾治伯云臨時有殉國之忠平時必不忍於禍天下孔門教人全在偏處做工夫如敦樸者使之

開通開通者使之敦樸葢去其偏便趨於正矣
問危微精一如何曰心一也有人道之别者就其發處言之耳危微皆是不好的字面何謂危此心發在形氣上便蕩情鑿性喪身亡家無所不至故曰危何謂微徒守此義理之心不能擴充不發於四肢不見於事業但隱然於念慮之間未甚顯明故曰微惟精是察二者之間不使混雜惟一是形氣之所用者皆從道而出合為一片當時有一等人如巢許務光之流徒守道心專事

高尚將謂必去其飲食男女之欲而後可是為太過而不知其微也又有一等人饕餮𩡛兕之徒惟以飲食男女衣服聲色之欲為形氣之性是為不及而不知其危也惟是貫串義理之心於形氣之內方是為中如人莫不衣食而衣食中自有箇道故堯於此揭其中以示人千萬世不能改移

問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先儒云曾子大賢也尚一日三省其身吾儕造詣不及曾子萬一當無所不用其省

可也如何曰此意雖好看來亦不知用功切要處且如天下道理莫大於為臣忠為子孝為弟弟曾子之所省者略不及此葢此様大頭腦處想都能無愧惟至於為人謀等事則覺猶未能盡其心故極力自省葢為人謀是替人幹事不切於已似多有不著意者然非曾子不能省此令人為學當省處固多然必尋已病痛深處克之乃能有得不然百孔千瘡茫然無下手處非切實之學為人謀忠曾子學之弘也友信傳習曾子學之毅也

謂缺四倫師友在學信的傳的是甚弘則能體西銘信則信顔子故曰吾友習則習孔子故曰忠恕何其毅耶此三省孰能他的

夫子於門人未有與之終日言者獨顔子能解得夫子意故夫子與之言終日不倦如他人多有不知夫子意向雖與之言未必盡合如子路聞正名便曰迂樊遲未達子貢信疑夫子又豈能强聒其所不知邪此正謗所謂話不投機一句多他日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

與於此正見顏子能通聖人之意

伏羲在當時想是盡了那一世人的學問故又仰觀俯察以習其天地萬物之理反而配於一身以至於四體百骸五臟無不脗合故方能畫卦伏羲大聖也尚爾為學況他人乎

光祖問曰禹貢所載九州田賦上上者今反為下下下下者今反為上上如雍冀不如揚荆是也豈風氣有遷轉邪先生曰風氣遷轉雖亦有之但堯之時禹治洪

水既平西北最高故水初落時田壤方沃饒是以田賦為上而荆揚一帶地勢卑淤水盡渰没故其土為泥塗財賦不及至後來水既歸壑流行日下地之高者無所潤澤故西北之土多乾枯甚至深掘猶未見泉而東南田壤猶禹時之西北是以其產勝也此皆土地因水勢高下而有肥磽不專委之風氣遷轉人事勤惰也田下而賦上田上而賦下據一時言之賦不止田中所出如山林川澤之財皆是故總計之為上為下也如此方不與

田等相遠孔氏言田下賦上人功修田上賦下人力廢亦未為得

讀詩當看小序如桃夭詩朱子引周禮仲春令會男女以二月婚嫁為婚姻以時且如桃開花時已過二月了至於有蕡其實則是五六月天氣如何猶謂之仲春殊不知詩人作詩只是取意如言桃之夭夭見嫩小之桃方有好花實若木既老則不能矣若以比方男女少壯正婚姻以時也至於各章都有取意首章灼灼其華興

男女少艾宜其室家就男女配合言也二章有蕡其實興其既嫁而生育有子宜其家室就其所生子孫言也三章其葉蓁蓁又興其宜一家之人通九族而言如蓁蓁之葉無所不庇也周禮仲春令會男女只是於此時下令使會男女以順天時非必盡在此時嫁娶也

老泉論井田終行不得迂矣横渠欲買田一區自行井田恐亦難只是當時他心上有不平處故欲為之欲行井田如古之制必是創業之君乃可易曰雲雷屯君子

以經綸必欲是時而後可以有為也然又須思量整置設法備盡使後世無所改易方為無弊若繼世之君此法如何行得必也其均田乎均田即仲舒限田此法甚好其次唐口分世業法亦善廉吏奉行者少此朝廷之法所以難行

柳本泰問格君心之非先生曰格字最廣隨其君意發動向著處即有以預防之不拘何事但將萌之欲就是如舜曰威之禹就説帝光天之下等語就是杜其用威

之念極而論之則如伊尹見太甲不能變乃放之桐宮使之思法乃祖處仁遷義亦是格君心處大抵不可拘泥一方

本泰問伊尹先生曰耕莘言伊尹隱處之時所守如此只是一箇義後言伊尹既出之時所任如此只是一箇仁然必有所守之義而後有所任之仁此正所謂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皆是決伊尹無辱已要君之事

城問孔子聖之時先生曰亦是四時之時此見孟子善

言孔子其源得於子思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云云此見孔子就是天也四時當寒則寒當暑則暑何有一毫意必固我之私乎始終條理總是論孔子之全然三子之偏各自成一箇條理者亦自可見此聖智二字此上聖智二字不同此智字是孔子之智可以兼聖字此聖字是三子之聖兼不得智字也葢孔子之智知至而行亦至也三子之聖聖雖至而智則有偏故所成就的聖亦偏如此說才見取譬巧力之義亦以見始條理

之知始而見終終條理之聖各自其小成處而至其極不能兼乎知也故樂之聖知有大小射之聖知有偏正孔子之聖知大而正故三子不能及

本泰問夜氣曰有夜氣有旦氣有晝氣晝氣之後有夜氣夜氣之後為旦氣旦氣不梏於晝氣則充長矣孟子此言氣字即有性字在葢性何處尋只在氣上求但有本體與役於氣之別耳非謂性自性氣自氣也彼惻隱是性發出來的情也能惻隱便是氣做出來使無是氣

則無是惻隱矣先儒喻氣猶舟也性猶人也氣載乎性猶舟之載乎人則分性氣為二矣試看人於今何性不從氣發出來

本泰問性命曰人通把這箇口鼻耳目四肢之欲當做箇性君子則以為有命不把此叫做箇性人通把後五者叫做箇命君子則以為有性不把此叫做箇命蓋前命字正與後性字同前之曰性也後之曰命也都不是孟子自家說作性說作命乃是當時之見如告子以食

色為性便是以前五者為性也

朱永年問莫我知者何先生曰若是尤人者或與人辯是非若是怨天者或有顲天之言人便知道他意向所在聖人既不如此人從何處窺測其幽隱之際唯此天知之耳又曰只說不尤人怨天不說下學上達恰似說至命不盡性只說下學上達不說不尤人怨天恰似說盡性不至命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與此互相發明

戰國時人君只見目前之利故孟子與他說能仁義則不遺親不後君未嘗不利也若與賢哲言不消如此道永年問先儒云乾卦六爻有隱顯而無淺深先生曰亦有淺深初行而未成二學聚問辯三因時而惕四猶有疑至九五始與天地合德如此看豈無淺深

射有射禮射義矣御惟曲禮中有數段尚可考見古人御車之法學者取而觀之亦可以得執御之旨

問諸生看孟子當路於齊有何契合處汪威對以管仲

魯西之所不為先生曰亦是如此便見孔門取人只看心地上如何如其心地上有可疑雖管仲之功業也不算又問夫子許管仲以仁而孟子乃復鄙之或以孟子黜霸功為言先生笑曰孔子豈不黜霸功葢夫子當日之言為子路發耳使子路知此後必無孔悝之難矣永年問配義與道先生曰言此氣是搭合著道義說不然則見富貴也動見貧賤也動而餒矣又問孟子不及孔子者在何處先生曰只這説浩然之氣便是不及孔

子處孔子何嘗無浩然之氣却不如此說與天地合德
矣又何須說塞乎
問近讀大禹謨得甚意思且不要說堯舜是一箇至聖
的帝王我是一箇書生學他不得只這不虐無告不廢
困窮日用甚切如今人地步稍高者遇一人地步稍低
者便不禮他雖有善亦不取他即是虐無告廢困窮
有問知行合一者先生曰爾如此閒講合一不合一畢
竟於汝身心上有何益不若且就汝未知者窮究將去

已明白者儘力量行去後面庶有得處

先生曰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以今學者觀之似不當如此說不知還不欲如此說抑是氣歉不敢如此說陶克諧曰還是氣歉先生曰雖然然連此語不道方是孔子也

臯陶說九德皆就氣質行事上說至商周始有禮義性命之名宋人却專言性命謂之道學指行事為粗迹不知何也

一日先生同諸公送一人行有一人方講格物致知之說其時甚渴適有茶至此人遂不遜諸公先取茶飲先生曰格物正在此茶

一生問曰某近為人所誣然實無干當何以處先生曰汝於此事雖無干必是平日與他有些話說或平日處鄉猶有欠缺處此須有德感動他方好若能如此而被誣却是箇無妄之災只須泰然處之須問又問顔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如何景象先生曰只汝纔所問的

便可看此景象某思之未得先生曰如桓魋之禍則曰天生德於予公伯寮愬子路則曰道之興廢命也孔子自家便說他已是天了已是道了著顔子如何樣從他令人如何敢自家說是箇天自家說是箇道非是說謙實是無據故也如子畏於匡夫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顔子說子在回何敢死看他如此說若不在則死矣把箇死生只悶箇是與非多少從容含蓄我們只如今要學他須是要常使此心對得天地日月鬼神則事變之來

無所憂患無所恐懼矣問東漢人亦能輕生緣何又不是道曰東漢人只是硬要死幾時有孔顏如此從容分明來

程默說今年禮部題奏欲變文體欲以成化弘治間程文為法先生曰此亦未盡然本朝這程文最是卑弱軟熟的成化弘治間亦然若以此為主則取的皆是那會說卑弱軟熟話的人了如此等人他日立朝別人說長他也說長別人說短他也說短幹得甚事須是取那有

見識有氣魄的他日方會做得些事五經不可尚已如匡劉的封事董賈的對策這等樣文字方好也

有巨臣入京別先生將出門過屏風語先生曰我若得用必要大用先生先生曰執事記得横渠有箇言語否執事苟與人為善孰不願在下風若不然士有遠於千里之外者矣其人默然

先生一日謂永年曰人皆把易經與正蒙太極圖看做箇極難的以某看却是箇易的葢聖賢恐人不知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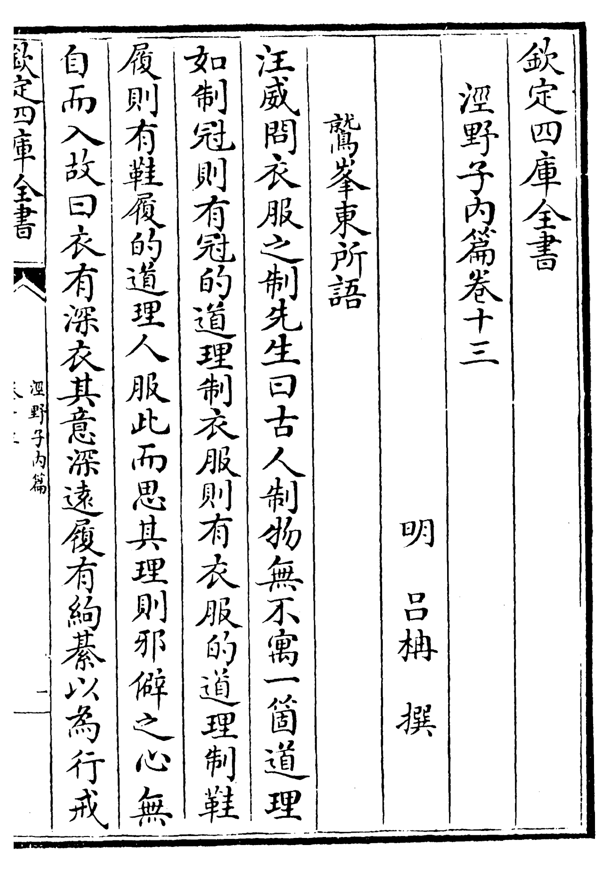
為人的道理說人是天地生出來底故指天地與人說你試看天天是如此你試看地地是如此人若不如此便與天地不相似矣以此看豈不是易事可做得

問易中先儒以某卦自某卦變來某爻自某爻變來恐非聖人之意乎曰聖人何嘗有此意葢易原非為卜筮作不過假象說明天地間道理使人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爾朱子曰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周公的易有孔子的易有程子的易豈有此理夫程子

不過是說孔子的孔子不過是說周公的周公不過是

說文王的文王不過是說伏羲的其易一也

涇野子内篇卷十二



涇野子內篇卷十三

明 呂柟 撰

鷲峯東所語

汪威問衣服之制先生曰古人制物無不寓一箇道理如制冠則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則有衣服的道理制鞋履則有鞋履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則邪僻之心無自而入故曰衣有深衣其意深遠履有絇綦以為行戒

故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諸生今日之學雖一衣解結亦要存箇念頭務時時有所見方可謂滿目皆忠信篤敬也

東郭子曰今之為學如扶醉漢扶得一邊倒了一邊先生曰醉漢還容易扶兩邊扶住則不倒若此心倒了却是難扶

先生謂諸生曰學者須要自信不可先有疑心若此心有二三還不當作學如天地不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者

只是一箇信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葢素孚於人若學者能做成一箇信的工夫則德無不立矣故曰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何廷仁言陽明子以良知教人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渾淪的說話若聖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槩以此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或因人學術有偏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法詔後世則曰

格物致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葢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

何廷仁言南太守去官時全不介意次日就與朋友往還飲酒先生曰此亦是難處若不著情更佳有做官之憂者則有去官之憂無做官之憂者故無去官之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若全不著情則孟子去齊不豫色非矣

何廷仁言今人説學不必講此亦不是如好舉業的相

見則就說文章為商賈的相見則就說貨物皆終日不厭如何說學不要講先生曰舉業與學本無二道如場中七箇題目皆是聖人格言人做將出來的又皆是發聖人之精藴皆是為堯舜為周孔的說話舉業如何不是學但在人躬行體驗耳若將舉業與商賈對說亦不可

何廷仁言程子張子之心無些物我之間如張子方與弟子說易聞程子到善講易即撤臯比使弟子從程子

講易程子方與弟子論主敬之道見張子西銘則曰某無此筆力可見二子之心甚公先生曰此正是道學之正脉如孔門之問答虞廷之告語皆是此氣象可見古人之學絕無物我之私他如朱陸之辯不免以已說相勝以此學者不可執已見

或問朱子以誠意正心告君如何曰雖是正道亦未盡善人君生長深宮一下手就叫他做這樣工夫他如何做得我言如何能入得須是或從他偏處一說或從他

明處一說或從他好處一說然後以此告之則其言可入若一次聘來也執定此言二次三次聘來也執定此言如何敎此言能入得告君須要有一箇活法如孟子不拒人君之好色好貨便是

先生曰章楓山先生甚好致仕在家時甚清貧自處三間小房前面待客後面自居家中子弟甚率他教有漢儒躬行之風先生諱懋字德懋浙江蘭溪人

門人告歸省先生曰人居家中須要二三同志者相處

方能幹得事業同志不專在於文學凡篤實純厚者便有琢磨去處道便自此行也

問慎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慾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已所獨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即便克去若從此漸漸積累至於極處自能勃然上進雖博厚高明皆自此積

東郭子曰鄉黨一篇先儒謂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此言甚是只是精神命脉處未曾畫得出先生曰如君在而

蹴踖出降等而怡怡之類非精神命脉而何大抵看此篇書當要知其周旋中禮處東郭子曰然

先生嘆曰自古聖人第一是舜遭人倫之變而皆能化之可見舜爲善的心無一息之間

問學不可不講曰若徒取辯於口而不躬行也無用如今日看某句書於心未穩當行某事心有未慊須是與朋友相講明然後纔得的當纔得自慊即可坦然行之無疑可見學要講明做去

問存心之說曰人於凡事皆當存一箇心如事父母事兄長不待言矣雖處卑幼則存處卑幼之心處朋友則存處朋友之心至於外邊處主人亦當存處主人之心以至奴僕亦要存一點心處之皆不可忽略只如此便可下學上達易之理只是變易以生物故君子變易以生民

問張子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曰觀合字似還分理氣為二亦有病終不如孔孟言性之善如說天命之謂性

何等是好理氣非二物若無此氣理却安在何處故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

先生講畢謂諸生曰學須待一人問畢各人將某所言者潛思體驗過然後更端再問方有所得若不思索不待問畢而又發問只是漫然

一夜月下因論至科道之官先生曰今之科道皆非古制科所以諫君凡君言行有失就封駁諫諍所以謂之給事中道者凡內外官有失他就劾論二官之職實不

同令開口便以二者並言皆不是甚者猶使科道查盤錢糧等務尤非也

章詔曰諸生在門下然不免有過差願聞之使得自改

先生曰宣之學行儘高只是還隘些當要寛大王朝曰近來常覺得有過曰覺得也是好只是改之為貴謂廷

欽曰你近來事多不似去年將經書來問時節非同志之友亦少往來不免誤却自家工夫所損非細威請聞其過曰你亦謹守亦知要寛大方好沐請聞過曰你且

言志向如何沐曰近來人事亦絶了十日未曾出門曰這也好還是要立定志不論十日也永年曰自覺狹隘只是不能改曰既知狹隘却不可安於此

先生謂諸生曰昨夜寢時各人所思何事試為我一言標對曰生想程子説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此何謂也先生曰此因人以見天也又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

說器亦道道亦器此又何謂也先生曰上二句是易言
似分開了下二句是程說見道器非二也沐對曰思天
理人欲曰此猶是一句渾淪話似尚未用工也吳光祖
對曰生昨夜想家事於父母上更切先生曰實亦人情
之常想父母自是好還要所想處直使父母至於千百
年尤好此工夫却在自家身上若能修身慎行則所以
孝父母者至矣章詔對曰生常想偏隘處要克去曰能
知弘大則偏隘自去王朝對曰生昨晚誦先生贈何栢

齋文想要不變恐猶未能大器對曰生想進德修業工夫此博文約禮更切先生曰一般也曹廷欽對曰程子言人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生想要以此處友先生曰不可以此自處威對曰程子說苟非自暴自棄豈不可與為君子威誦此言不敢暴棄先生曰此意思亦好然觀諸生所言皆知切己用工只是要不已方能有進不可徒想而已

章詔問程子所謂大其心胸其工夫是克己否先生曰

克己亦是更看西銘好西銘言弘之道如人心不大雖一家兄弟長幼宗族鄰里亦分一箇彼此何況於天下惟大其心則聖賢與鰥寡皆吾兄弟何有一毫之間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戴蕡問申生待烹未得為盡善先生曰我送林基學有言顏子以一簞食供親而親不以為薄以一瓢飲供親而親不以為非是以顏子能樂亦由顏子能諭親於道故能如此然則申生平日諭親於道處亦恐未如舜乎

汪三山即曰申生之生未盡善其死亦未盡善先生却曰今只且取其恭耳

先生謂諸生曰做工夫當思二程先生接人何如處己何如濂溪横渠接人何如處己何如又上思孔門諸賢接人何如處己何如以此思擬不已則其進無窮葢有標凖自不妄動也

人性皆善或有隠於田畝者有隠於商賈者甚至有隠於雜流者但無人化之耳使用人化之皆可進於道而

不癈故欲諸友到處以善誘人除却下愚則不能

問周勃霍光優劣先生曰霍光縱妻邪謀不及周勃遠甚

問先儒謂人臣當以王陵為正使人人皆如王陵呂氏之變可無否先生曰安得人人如王陵所謂當以為正者以王陵能盡其在已者耳

東郭子曰橫渠以禮為教乃是聖門的傳先生曰然禮自有許多儀文度數收人放心不可不知當時門人若

呂與叔蘇季明范育輩皆得其教其餘不能也此學至
今傳者少矣

東郭子曰講學甚難若教人專治内則又恐人務於虛
寂若教人專治外則又恐人務於僞為先生曰惟説專
治内專治外此其所以為難也故精義所以致用安身
所以崇德東郭子曰我因此病知得保守進得些學先
生笑曰因病也能進學則可若謂學必因病而進則人
必皆病而後可以進學乎東郭子曰因病省了許多人

事故可進學先生曰接人事亦自有一番新意可進學也東郭子曰然大抵人與其有病而善治不若無病可治還好然無病可治在乎謹之於始故聖人曰蒙以養正令皆是蒙以養正工夫少了今日不得不保守先生曰古人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然今日又為後日之源今日之保守又為後日之益東郭子笑曰在前者求之果無益求自今日始是也

東郭子曰聖賢論學只是一箇意思如修己以敬一句

盡之矣如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敬也如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敬也如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亦敬也我看起來只是一箇修已以敬工夫先生曰修已以敬固是然其中還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許多的工夫此一言是渾淪的說不能便盡得東郭子曰然則修已以敬可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否先生曰也包得然必格物致知然後能知戒慎恐懼耳東郭子曰這却不是人能修已以敬

則以之格物而物格以之致知而知致以之誠意而意誠不是先格物致知而後能戒慎恐懼也先生曰修己以敬如云以敬修己也修字中却有工夫如用敬以格物致知用敬以誠意正心是如此說非謂先敬而後以之格物云云也東郭子曰不同處却差這些先生曰令夜必要講同了君嘗謂知便是行向日登樓云不至樓上則不見樓上之物東郭子曰非謂知便是行但知便要行耳如知戒慎就要戒慎如知恐懼就要恐懼知行

不相離之謂也先生曰若如此說則格致固在戒慎之先矣故必先知而後行也東郭子曰聖人原未曾說知只是說行行得方算得知譬如做檯須是做了檯纔曉得檯譬如做衣服須是做了纔曉得衣服若不曾做如何曉得此所以必行得方算作知先生曰謂行了然後算作知亦是但做衣服若不先問衿多少尺寸領多少尺寸衿是如何縫領是如何縫却不錯做了也必先逐一問知過然後方曉得縫做此却是要知先也東郭子

猶未然

東郭子曰聖人教人只是一箇行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就如篤恭而天下平之篤先生曰這却不是聖人言學字有專以知言者有兼知行言者如學而時習之之學字則兼言之若博學之對篤行之而言分明只是知如何是行如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亦是如此篤恭之篤如云到博厚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類若篤行之篤

即篤志努力之類如何相比得夫博學分明是格物致知的工夫如何是行東郭子曰大抵聖人言一學字則皆是行非是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及之亦是行如日月至焉至字便是一般守之是守其及之者常不失也如孔門子路之徒是知及之者如顏子三月不違則是仁能守之者先生曰知及之分明只是知仁守之纔是行如何將知及亦為行乎真予之所未曉也

先生曰東郭言博學是行試言其詳如何東郭子曰如

敬以事親則事親之物格敬以事兄則事兄之物格物格即是物正如此就是博學先生曰此於博學字面甚無相干夫事親中間有溫凊定省出告反面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自有許多節目皆無所不學然後為博東郭子曰人子果有敬存於中則外面自有許多的事且如敬以搔之敬以扶持之皆由有敬於中故能如此先生曰敬抑搔敬扶持是用敬抑搔用敬扶持也東郭子曰用字却不是孝子之

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自然能得許多節目先生曰深愛言却好然未能如此者必敬抑搔敬扶持之却是學故格物還只是窮理若作正物我却不能識也東郭子曰程子曰窮理不可作致知看如何以格物為窮理先生曰此言程子或有為而發若不窮理將不至於冥行妄作乎東郭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朱註甚解得好先生曰此章當與西銘並看東郭子曰然我亦嘗謂當相並看于時保之子之

翼也乃賢者之事即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乃聖人之事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意先生曰然但人做工夫要尋路逕使不迷耳

東郭子曰程子謂大學乃孔氏之遺書謂之遺書正謂其言相似也然聖人未嘗言知若以格物為窮理則與聖言不相似何以謂之遺書先生曰謂之遺書者指理而言非謂其言相似也且曰聖人未嘗言知甚害事某也悉只將格物作窮理先後知止致知起夫知止致知

首言之而曰未嘗言知何也

東郭子曰我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肯信後來自家將論孟學庸之言各相比擬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曰君初不信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擬過方信此却喚做甚麽莫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

東郭子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此二句進德居業俱有非德屬至業屬終若如此相屬何以二句俱加以知字先生曰還分屬為是葢其上元

明白分開矣東郭子曰見於中為德見於外為業未有無德而有業者德業相離不得先生曰如此說也是但不分屬至於終則不可此說却甚長能解此便達天德王道

東郭子曰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可見諸弟子不足以發而顏子亦足以發同領夫子之言衆弟子違之惟顏子在夫子面前也是這般體認不在夫子面前也是這般體認無些間斷所

以曰亦足以發先生曰謂衆弟子違之亦不是此與顔子言也東郭子曰聖人之言學者皆得聞只是人領畧有不同如一貫之傳衆人非不聞唯曾子能唯之而門人則曰何謂也又如子貢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之言性與天道則非默然矣而子貢言其不可得而聞非真不可得聞也聞之而不能解則是不聞非聖人有與言有不與言也先生曰此固是但謂衆弟子不足以發似亦未必盡然葢夫子有不可與言者

有欲無言者有與終日言者自有多少等級先生曰致思之功甚大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睿是通乎微而造至熟處便是聖人今人都不曽思看書時或致一思聽教時或致一思無事靜處之時多不致思人能常常致思擴充天理出來自然上徃

先生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夫子亦以聞過爲幸聖人心地平易有過隨人去說人亦爭去說他的過是以得知真以爲幸今人所以不聞過如何只是訑訑聲音顔

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有過人亦不肯說與他是以成其過學者貴乎使人肯言己的過便是學問長進

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柄欛然後纔把捉得住不然鮮不倒了的故扠手不定便撒擺立脚不定便那移

先生曰學者必是有定守然後不好的事不能來就我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即我也

威問禮謂天地之祭越紼而行事程子謂越紼猶在殯

宮此事雖行只消使宰相攝耳子厚又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以喪服見其父況天子為父之喪而可以事上帝不如無祭此三說如何先生曰祭時是天子三年之喪則宰相亦有三年之喪矣就是天子可祭不必使攝也天子事天地雖是天子的父亦是天地所生也亦難比天地矣如何不祭子厚之言又是一說古者父在為母齊衰期年是以不敢見父如今父母皆是斬衰三年喪服亦可見父不必拘泥

本泰曰領先生之教固多此回再求一言見教先生曰我平日所言的但不要變了就是如隨所在化人然後我的言語才有著實

先生曰汝輩違了父母違了妻子違了親戚鄉黨到這裏為學須是勇猛前進見諸言行換一箇好人纔不負了初心歸見父母鄉黨亦自悅樂

先生謂戚曰鄧子華甚甘清苦昨日教汝輩送他非是徒送耳觀他動靜行李以驗之於己便是學也

先生曰學者存誠工夫只是要不息能一夜不息則一夜之聖人能一日不息則一日之聖人若常常不息則常常是聖人若息則便走入盜跖矣

威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先生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益全在仁上作功於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却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却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

得不然威曰如今學者一箇人恰似兩箇人對師友是一樣獨處又是一樣須如程子所謂不欺暗室纔好先生曰此便是慎獨須要使為一箇人因舉邵子不欺暗室詩

永年問邵子此等言語儘是切實程子如何說他不知學曰程子此言也說得太快不學如何到得此又問先生抄釋謂邵子學非聖人如何曰聖人之心無適莫邵子却倚在數上去了且聖人教人為善雖愚的也要他

明雖柔的也要他强卻子則算定一箇吉凶在那裏人皆謂吉凶有定數誰肯去為善所以謂他學非聖人

先生曰令日為學須是把一切富貴雜事都斬斷了一心只是為學然後有進令人皆被這事纏繞了如何得好然斬斷了也甚難非是至剛的人不能故聖人曰吾未見剛者

先生謂戚輩曰我昨過碧峯寺有箇天通是好僧來見有鬚髮戴着道冠穿着僧衣我問他你有鬚髮是箇道

人如何在寺中住對說貧道有病因此長髮我問你是僧如何稱貧道他說三教只是一箇道我沒有這箇道所以稱貧道依你這般說若使箇秀才亦稱貧道可乎曰秀才是聖人之徒又不可如此且你在此做甚麽工夫對說念佛冷心問你這心也還有熱時曰我如今三十年此心不熱了問如何樣冷心對說絶了一切世務便是因說也似吾儒沒有私欲一般你能一夜絶了就是一夜的佛一日絶了就是一日的佛只是要常常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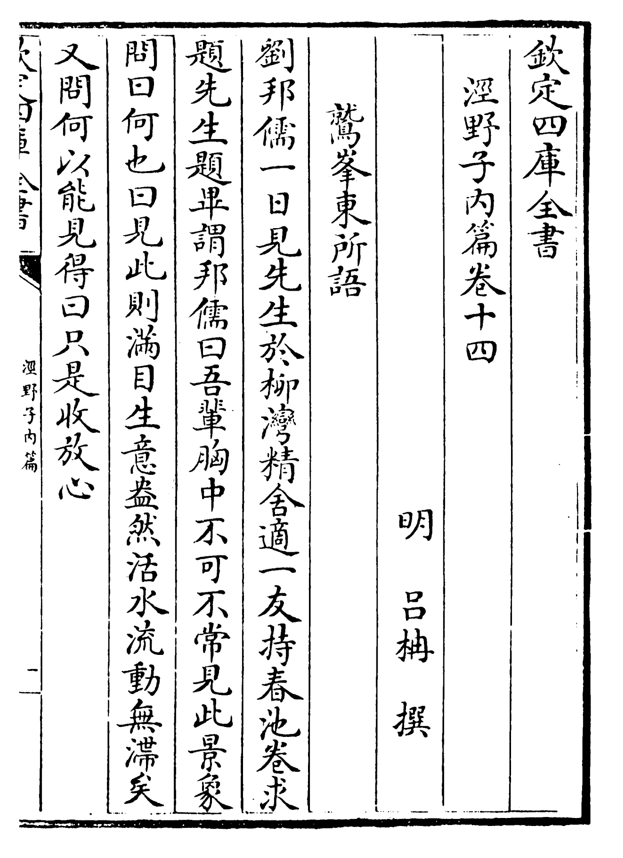
此少頃他說我到這裏蒙諸公卿皆來看我昨日有都堂老爹到這裏我初不識及起身時看是花金帶纔曉得甚驚訝怠慢他我說你這般說心却又熱了雖是金帶也看不見纔是也天通臉皆發赤看來這僧還不曾定人心有些夾雜明得盡的就看破了少頃他說金子是砂石中分別出來的玉是頑石中分別出來的君子是小人中分別出來的我說你這話又差了金子初不曾說我是金他是砂石玉初不曾說我是玉他是頑石君

子初也不曾說我是君子他是小人若自家如此分別却又小了且如舜當初耕於歷山時與那等人皆是一般何曾分別他說我是聖人天通又喜曰佛家說揭蓋令老爹與我揭蓋了留茶餅餘的與手下人我說你還有這箇心他說有這箇心便有這箇情我說你自後公卿來看你的再不要說他纔冷得心也應亢問告子不動心也是冷心否曰這是强制其心他是寂滅其心還不同些永年問心畢竟可冷得否曰這心惟恐他不生

不煖如何要冷如私心慾心躁心驕心這樣的心要冷他孟子那不動心邵子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却要學須要必有事焉而勿忘然後可

一不同孟子之處墨者夷之二不同程子欲斬放光佛頭來觀既見又何以與他揭葢以濟其術

涇野子內篇卷十三



涇野子內篇卷十四

明 吕柟 撰

鷲峯東所語

劉邦儒一日見先生於柳灣精舍適一友持春池卷求題先生題畢謂邦儒曰吾輩胸中不可不常見此景象問曰何也曰見此則滿目生意盎然活水流動無滯矣又問何以能見得曰只是收放心

邦儒歸省武陵先生大書志伊學顔見賜因請教先生曰我的意思盡在這四字上此回能做得顔子安貧樂道功夫不患不能為伊尹之堯舜君民事業矣

邦儒撥歴後來見先生曰連日大風雪中歴事意思如何曰此等處雖是辛苦亦未敢怨尤但衙門中禮體太嚴頗覺未安耳先生曰你這衙門與國子監略有不同一切禮貌固有舊規至於太過處也要自家斟酌夫禮因人情時事而為之節文者也不可只按著舊本能得

於此雖他日禮讓為國亦不外是

邦儒居鷲峯寺中有一鄉縉紳携酒至寺飲同鄉諸友次日見先生先生曰昨日所講論者何事對曰講時政及圍棋耳曰汝曾圍棋否對曰未也第旁觀之曰就不能止之乎對曰於時亦難處因請教曰汝何不曰鄉先生枉顧吾輩吾輩正欲求教若只圍棋恐無開教之時是拒吾輩也如此荅來人已皆受益

邦儒問臨事優柔不斷如何曰此只是見理未真耳若

知理已真而又不斷者非因循隠忍必利害是非怵其中也

象先問朋友相聚時言語固當長幼相遜但說道理有未安處當如何先生曰人有說得是處便要虛心取了他的有不是處也要與他講幾句使此心無一些子芥蔕方好若一徇著長幼之序聖賢之道便不得明了且其設心便有有所為而不言有所為而言先已離却道又何講邪因年之長幼為言之誾侃亦可

先生語及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的工夫象先因問失記前日所講温故知新敦厚崇禮處請再發明先生曰我當講論時也只隨人所問而答初未嘗有箇安排的意思故講後多忘却此在你諸生自思之不可效我少温故工夫也

有一相知見先生言二友因爭取書抄至失和氣先生謂之曰試問所抄書中有此事否且何不出一言以箴規之對曰惟至人能受盡言曰你先做了箇至人亦自

可使人受盡言矣

邦儒問近日朋友講及大學每欲貫誠意於格致之前盖謂以誠意去格物自無有不得其理者如何先生曰格致誠正雖是一時一串的工夫其間自有這些節次且如佛氏寂滅老子清淨切切然惟恐做那仙佛不成其意可謂誠矣然大差至於如此正為無格致之功故也但格致之時固不可不著實去做格致之後誠意一段工夫亦自不可闕也

王貴問人之過各於其黨先生嘆曰堯舜之仁止於一世夫子之仁至於萬世就在人之過裏面也要看出箇仁來文中子曰夫子於我有罔極之恩誠哉斯言也吾輩見人有過須要如此看他方是金瀚曰周公之殺兄孔子之為君諱想亦是過中之仁先生曰也是程子亦常說來君子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宥過無大觀過知仁

黄容問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如此之速乎先生曰這

聞字不可輕看過了以前不知用過多少功夫到此方有所得故當死之時無有遺恨孔子夢奠兩楹曾子易簀而斃看他是何等氣象

先生一日訪一相知守門吏以未起辭先生猶進至堂見其人方與諸友講學先生曰以吾子門下吏亦有説謊者乎其人為起謝先生因問此宅子這等深邃却是好講學對曰只是與堂上先生相鄰耳先生曰相鄰夫何傷對曰也是某早晚間亦賴有戒慎的意先生曰不意

吾子戒慎之功乃賴堂上先生而後有也其人及諸友皆大笑歸語邦儒邦儒曰惟聖人能不賴勇而裕如

邦儒問漢武帝立弗陵殺鉤弋夫人何如先生曰立子殺母固不可為訓但也要看他時勢如何武帝於鉤弋夫人素所寵愛者相處非一朝一夕想必見他性情行事隱然有恣橫之勢後不可制故不得已而殺之處之雖至太過武帝當日之心實亦未易窺測然或因事激怒而殺亦未可知又問人主嚴立家法使母后不得預

政似亦無不可者曰若逢著子少母壯淫縱恣橫以干國政誰得而禁之不見唐之武后乎太宗一末能處遂至子孫幾無噍類之禍故明主以天下為大一室為小

又曰若有文王刑于寡妻手段則不至如此矣

先生曰汝輩今日在此講論不消拘拘於經史上即如今日用應接上下或言語衣服却都是學故當時曾子子夏講論時常說今日某人行冠禮差又說某人行喪禮差一一在這上面考究今人說及此便以為粗迹了

此等處講得既明却就要下手去做若有一等人所講者是一樣看他穿的衣服住的房屋又是一樣這便不可信他若所講者如此著的衣服住的房屋也是如此這箇人一向這等去何患不成

邦儒問蘇武使匈奴海上十九年百般苦楚都能甘得如何有西域娶婦生子之事先生曰此亦是外傳所紀不可遽信且看他當時匈奴再三欲以長公主妻他他終不肯屈則此等事斷然可知其無縱有之亦不害其

爲武也

邦儒問程子曰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毛萇揚雄夫萇視仲舒已不敢望矣子雲何足道曰法言太玄其言似亦有可取者耳但身已失矣言辭說他怎的

邦儒問雋不疑爲京兆尹每出平獄歸其母輒問之所出多則喜少則憂至於廢食此等處胡瑗道曾說當諭母於道何如先生曰也不得如此若屈法以慰母恐亦非天討矣

象先問宋太祖收藩鎮先儒以為趙韓王有仁者之功竊謂宋室後來削弱或基於此先生曰宋室削弱原不在此葢由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呂惠卿韓賈秦蔡諸人壞之耳詩云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當時如司馬光程正叔朱光廷等皆一時稱賢顧乃目以為黨刻石國門雖石工心知其非不忍鐫名諸君亦不肯從用舍顛倒如此何得不亡易曰明出地上晉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明入地中明夷垂其翼君子

於行三日不食是國之明暗存亡由於賢才之用舍象先曰不知當時怎麼有許多不好的人接踵而出先生曰此亦是氣數使然如天之元氣春時便有和暖的意思到秋來便有淒涼的意思問先生論政常歸諸人事此言氣數者何也曰人事不修於先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詩不云乎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又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宋太祖國初就不曾得箇賢相趙普全以私恩為之其罷藩鎮石守信等兵權尤為宋基禍之大者以湯

武漢高祖唐太宗用人較之自見其用人雖遼亦不及何堅始見於先生問學曰立志又問看書心未定如何曰凡心有擾亂且揜卷静坐熟思古人作用處乃可言定耳他日聞鄰有掾吏為經管者始聽之甚惡已而漸喜既聞教後聽之復大懼其非如何先生曰也還是此心未定凡學即於紛華雜擾中求得静定方好且如禪僧在深山野谷修行此心亦能收斂或至城市見紛華即能移其念遇雜擾即亂其中葢由不能於動處求静

也吾輩做工正要識得此意

先生曰汲黯内多慾而外施仁義之語極有力量閱史者多忽之設以身處其地始見其難耳然於此亦可見

武帝納諫

堅歸省復謁先生曰叔防登科後有來書云何對曰方處作宦甚難耳徇時則舍所學欲行其學則又不免於禍曰子以何言答之堅曰君子處世唯是道之得行與不得行不虞其禍之至與不至也遵道而行以獲罪君

子則謂之福違道以苟祿人皆知祿之榮也君子猶以爲禍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中間多少斟酌前所言致曲工夫此處正可用也

先生曰舜之好問好察正爲不得民之中處耳堅問生輩不能好問好察病源安在曰此問甚善但就於不能處自考便是病源堅曰多是好高自是不能下人曰此猶是第二著還是不知也苟能知舜之欲並生哉之心則自不容於不問不察

先生曰不睹不聞與隱微一也皆是慎獨工夫堅問延平先生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何如做功先生曰子知不睹不聞即是隱微則知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矣堅未達先生曰語未終而問更端又安能觀未發也已而備論涵養用敬之説堅退而懼曰侍於君子有三愆今其一也

先生謂後世為政當以轉移風俗為急善人進則風俗自淳風俗淳則天下百姓陰受其福而人不知漢徵孝

亷亦得此意蓋去古未逺也堅曰此亦近王道否曰然

或有言及邊事者先生曰漢法甚善邊防有警一郡守足以拒之若亷范雲中是也或曰方今之患莫大於此曰此特一有司之事耳為今大患恐或不然詔又問之先生未答既而曰此時只宜講學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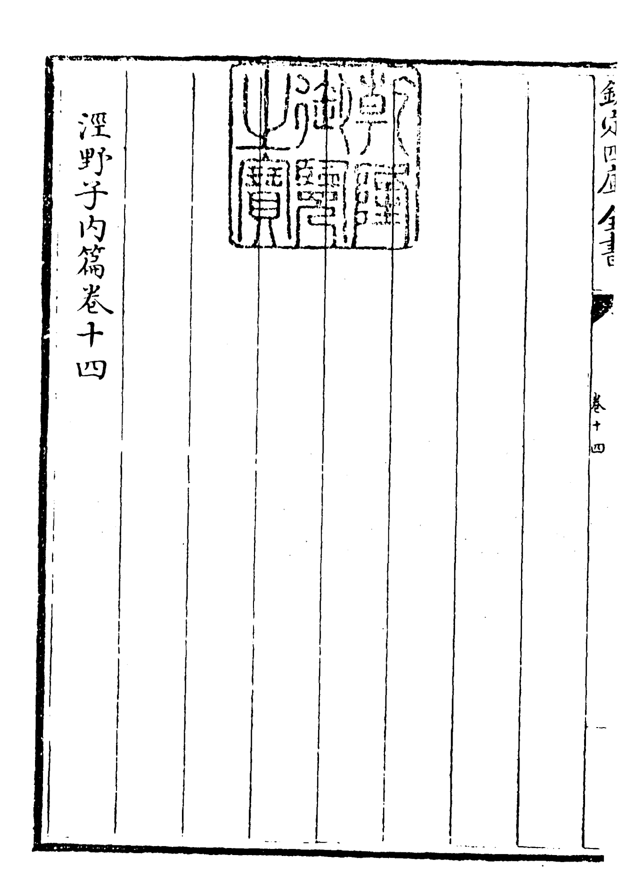
或問中庸甚簡易何以不可能先生曰唯簡易故不可能

堅久病先生遣使者數問僧舍紛擾喧笑卧不成寢偶

思先生求靜於動之教久之心定愈於未病之時矣竊
喜其有病而忘之也及病愈心反不及病時收斂因往
謝先生而請問曰堅每見先生時私意盡釋此心自然
靜定及退未免私意復萌何如先生曰正要在此時做
工雖無師保如臨父母今汝所言是進見時一箇心退
後又一箇心也如覺有間斷時或於良友處講學亦為
攝伏身心之助堅忽得一美服尚未能覺其非也適一
友語及冠服之麗即正色言之使之改既而自反尚不

能克去此病前思遂中止是日聽講又聞先生巧言令色鮮仁章不覺驚汗失措

先生曰前講好仁者無以尚之諸生有能真見無以尚之者乎堅對曰每欲勉强時亦知其無以尚但忽然不覺私意來之則有所尚矣先生曰此時以何法處之對曰惟强制耳曰强制亦是第二著須還見得透自易矣



涇野子內篇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涇野子内篇卷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唐汾

涇野子内篇卷十五

明 呂柟 撰

鷲峯東所語

許象先初見先生請教先生曰學者要在隨時精察體認否則我雖多言亦無用猶是照舊人也

呂潛問人事難以應接先生曰都不接來未免有失人處都要接來未免有失已處孔子云汎愛衆而親仁

何城問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所信只是理否先生曰固是吾輩且替他想看怎麼便不肯自信象先曰莫不是知得反身尚未能誠否曰但且就吾人自家身上看且如朝廷把你做箇兵部官果能自信兵儲邊策將士之心一一能周知否把你做箇吏部官果能自信庶司百吏賢人君子一一能周知否漆雕開不自信只是心不自足故夫子悦之且如子路率爾而對我能道千乘之國便是自信了夫子所以哂其不讓

呂潛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去得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得去須要積久工夫纔得就是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撿制不可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又便如是撿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己獨知之撿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望病根盡去却難也

先生一日贈胡貞甫陞知福州府文中有處置釋氏一段象先曰廷臣建言欲裁革釋氏是義先生如是處置却是仁先生曰仁立則義行義精則仁無弊廷臣言欲裁革固是義須停當可且這些人原初出家也是不得已處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尚上之人不務明禮義以化導之而遽欲去之幾何不激變乎亦豈復推原其不得已之情乎須是要體堯舜並生之心好

呂潛問理欲界限甚明何爲人心每每沉溺於欲先生曰還是見不到如簞瓢陋巷他人則憂顔子便樂蓋真見有重於此者夫何憂

呂潛問學者自做秀才至中舉中進士心只是依舊不動方是學先生曰此意却好前日顧東橋見我云彼處有箇秀才有學識中不得舉心甚憂予謂此正是無學識處如中不得舉心憂便爲舉人牽扯去了中不得進士做不得官心憂不免又爲進士與官牽扯去了如此

等心便不屬已身了非是不要功名富貴須不累於功名富貴纔是

象先問文王能使家國天下皆化竟不能化紂莫不是紂下愚不移否先生曰此大有説紂固下愚難移且當時前後左右莫非妲已飛廉之流雖有善言無由而入况文王身且不能見容若非散宣生閎夭之徒處置出來幾不能免矣象先問散宣生之事文王知否先生曰文王在羑里中怎麽得知然此亦是聖賢善用權處盖

宜生知紂之惡不可回文王之聖不可死故如此處置
孟子嘗稱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他也是聖賢了
惟其如是故紂解文王之囚且賜之斧鉞得專征伐文
因得以伐密戡黎去崇侯虎當時天下所以不得深受
其害故聖賢一時之權實天下之利其用心如此
先生曰陳白沙謂舞雩三三兩兩只在勿忘勿助之間
想當時曾點只是知足以及之恐勿忘勿助工夫却欠
闕也不然則不止於狂矣

象先問先儒言子路亞於浴沂是子路猶下曾點一等
然子路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恐又曾點所不及先生曰
正是曾點氣象大行不掩言子路工夫密見義必為亞
於浴沂先儒特自其言志時氣象而言耳
問岳武穆班師是否先生曰如何不是天下寧可無功
業之成不可無君臣之義
唐音問申生待烹之事人議其未免陷父於惡如何先
生曰晉獻公溺於驪姬元是惡的不是申生陷他申生

不逃待烹雖若過乎中庸他的心却合乎天理之公了故謂之恭世子若再說他不是却是世之逆命不死者却好也又曰除是申生學至道與舜同應别有處

唐音問子思不使子上爲出母服何以不與孔子同先生曰聖人道大德弘故於人子情可通處無所不容子思是賢者却還守禮爲是

象先問吳康齋終日以衣食不足爲慮恐亦害事否先生曰此公終日被貧來心上纏繞不得謂之脫然無累

然亦却是有守的外面勢利紛華奪他不得吾輩且學他此等長處

先生謂諸生曰吾儒心中常使有餘無不足處纔好所謂有餘是甚的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便是

先生曰仁者人也凡萬物生生之理即是天也生生之理元非有兩箇故人生天地間須是把已私克去務使萬物各得其所略無人已間隔纔能復得天地的本體

夫孔門諸賢於一時一事之仁則有之求萬物各得其

所與天地同體氣象便難惟顏子克己復禮幾得到此境界故夫子於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惟與他說得他人無此度量夫子不得輕與也

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汝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亦可做得學者但於己身有是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纔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了便陷

於有心了故司馬温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説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諸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裏起

康恕問羅整菴譏象山只論心不及性先生曰只論心論性不論行亦未是須著自家行去方好象山謂六經皆我註脚如這等議論儘是高明的但却未曾如此行耳如與諸子爭辯便忿恨不平甚至罵詈躬行君子豈是如此恐所謂論心者亦亡矣

先生曰何叔防每於我言不合處便對曰城再想這意思甚好如舜大聖人也他說的不是禹亦曰吁子路於孔子之言有未安便曰迂若他人不管曉與未曉只唯唯答應過去豈是道理豈有長進

象先問治天下自兄弟妻子始唐太宗閨門手足如此却能致治如何先生曰尚能用人耳子云衛靈公之無道奚其喪況直諫如魏徵而太宗取自讎敵此所以亦能致貞觀之治

先生曰天下事當言不言當行不行失之弱至於過言過行却又失之露其要只在心上有斟酌損益方好

先生謂知得便行為是謂知即是行却不是故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隨猶形影然又猶目視而足移然

先生曰鄒東郭云聖賢教人只在行上如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便繼之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並不說知上去子謂亦須知得何者是天理何者是人欲不然戒慎恐懼箇甚麽葢知皆為行不知則不能行也

永宇問聞人譽已似不喜但於毀言終未免有不能釋然處先生曰須是聞毀言不怒纔能聞譽言不喜此是一套的事

問三王之制禮作樂何以能與天地鬼神合先生曰繫辭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禮記謂禮由陰作樂由陽來天地自然之禮樂元是如此三王之制禮作樂一順天地至公之心自然無毫髮私意杜撰出來故能與天地鬼神合伏羲河圖之作亦有來歷仰觀象於天俯觀法

於地非自作但能近取諸身耳故張横渠嘗有云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鮮矣

康恕問格物如鳥獸草木之類亦須格否先生曰所謂格在隨時隨處格凡念慮所起身之所動事之所接皆是皆要窮究其理然鳥獸草木元初與我也是一氣生的怎麽不要格如伏羲亦嘗觀鳥獸之文但遠取諸物必須要近取諸身纔是若離却已身馳心鳥獸草木上格做甚

康恕問戒慎恐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否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睹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此便屬動了如大易閑邪存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箇更分不得

先生與諸生講中立不倚曰凡學者各受病處如瘡疥之類一般有發之手者有發之足者有發之面目者須是自其脉絡貫通緊要處整治纔易愈聖人之教人正如醫者之用藥必是因病而發子路剛勇說這箇强於

中則不足故夫子語之以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亦對證用藥之一驗其於諸弟子皆然

先生曰程子謂鳶魚之論於學者極有力活潑潑地最有味益子思鳶魚之咏即是夫子川流之歎一般見得道無不在工夫無一息可間斷得然說到鳶飛流水處極是緊切的見得工夫有少間斷便與道相離了此所以須是時時省察不使離道於須臾纔好後來如周茂叔愛蓮花與不除窻前草張子厚聽驢鳴皆是於道之不

可離處實落見得非爲蓮與驢也

問妻子好合後何爲繼以鬼神章先生曰學者須是學到通得鬼神處方是實學如舜納於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禹黄龍負舟須臾俯首而逝皆是通得鬼神處後來如程子爲鄠縣簿有邀去看石佛放光者辭云適政不暇往可取其頭以示其光遂滅又有一人謂曰近有一奇特事問何事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程子謂某亦有一奇特事每食必飽亦庶幾不惑於鬼神者然聖賢

能如此却從那裏得來亦只在不忽妻子上做起不忽妻子處正是慎獨就是能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生曰管仲器小夫子因或人不曾問及亦未嘗説出予看來管仲器小處葢有所在如召陵之師當時楚已僭王了却不知責却去責他不貢包茅首止之盟惠王欲舍世子鄭而立帶亦當率諸侯明為講解惠王未必不聽乃遽率諸侯會於首止在世子則是以子去挾父在桓公則是以臣去挾君子觀仲父桓公這二事皆是

器小不能見大處
問義之與比先生曰知得此義儘難如宋時韓魏公欲
刺陜西義勇是有專主的意司馬温公諫不從曰天下
事非一已私議及温公當執政時欲變役法蘇軾進言
青苗可罷免役猶可存温公怒不肯從蘇公曰公昔能
諫韓公刺義勇事今日相公執政遽不容人諫邪是温
公却又自專主了以此知已私甚難克二儒操行至此
猶未能義之與比況其下者學者於此等處正須要辯

析明白庶乎臨事不昧所從

問一貫先生曰一貫辟如千錢只是一索貫串著儘有條理而不紊今學者且從一兩錢上積累去可

諸生因問尋樂之功如何先生曰亦只是自各人己私韁繫處解脫了便是

先生曰天下無一事非理無一物非道如詩云灑掃庭内惟民之章夫灑是播水於地掃是運帚於地至微細的事而可為民之章故雖執御之微一貫之道便在是

也

象先問夫子欲爲東周其設施便當如何先生曰亦只

在用人當時在門如顏子必以之爲輔相如公西赤必

使之束帶接賓如子貢必使使於四方如仲雍諸賢必

使之爲卿士其他如晏嬰蘧伯玉甯俞史䲡等必皆在

所器使象先問不止取諸其門人而復有取於他國諸

大夫者何先生曰此正見聖人公天下之心處當時有

一才一節之賢皆在所用在門或有晝寢聚斂之徒亦

必在所不取夫子得此柄欛興周自是易事故子貢謂夫子之得邦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如之何其可及夫子興周其神化便是如此諸生聞之惕然象先問孔子正名莫不是以誠意感動他否先生曰亦是莊公不知有毋頴考叔何人尚能錫類況神化如夫子定是有處必是先以誠意感化衛輒使之哀痛悲號以迎蒯聵又以誠意感化蒯聵使之被髮左袒以謝南子然後以蒯聵當位而輒嗣之此便是孔子的本意

先生曰子一以貫之這一字非泛然的一如書咸有一德之一然亦未嘗不自多學中來但其多識前言往行便要畜德多聞多見便要寡悔寡尤所以擴充是一而至於純故足以泛應萬事若只泛泛說箇一則或貳以二或參以三元自不純理與我不相屬了又何以貫通天下之事此便是後世博學弘詞雖少亦害而況於多乎

先生曰先儒謂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還不是使或不

用周冕殷輅而無佞人雖未為盡善而猶不害於治茍使一佞人奸於其間則雖有夏時殷輅周冕韶舞舉莫知所以用之者故用法在先去佞人

先生謂諸生曰觀論語二章亦便可見孔顔的學問如高堅前後博文約禮此便是孔顔之天徳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此便是孔顔之王道故曰有天徳便可語王道

何城問孔子不見陽貨而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者何先生曰陽貨欲見孔子之意不誠且他當時只是

陪臣無可為之機見他亦無益公山弗擾知召孔子必是有悔心之萌欲得孔子去拯救他的意思因其機而乘之周道可以復興故欲往城曰孔子去時設施當如何先生曰想也是正名的意必是變得弗擾來使知有季氏變得季氏來使知有哀公變得哀公來使知有周天子故曰如有用我吾其為東周乎

先生曰孔子繫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言性則善便在前孟子道性善言性則善便在

後却源流於孔子世儒謂孟子性善專是言理孔子性相近是兼言氣質却不知理無了氣在那裏求理有理便有氣何須言兼都失却孔孟論性之㫖了

先生曰聖人出處比常人不同多在亂世看他自言便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而當時識者亦謂其是知不可為而為的人他人欲效聖人便自失後世如尹和靖輩最得聖人之意或謂尹子見南子否曰不見問何以不見曰只為不會磨不磷涅不緇楊龜山便不是蔡京是

何等様人而推轂其手象先曰龜山當時却亦不曾附他先生曰雖不附他却亦不曾見救正他當時知得是如此只合不出來更好

先生因講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而曰切問近思工夫甚難昔謝上蔡别程子一年纔去得一矜字象先曰若顔子於矜的意思却都没有了先生曰固是禹尤有大焉書稱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然禹不自知而舜稱之顔子猶覺善

在己的身上比上蔡一年工夫纔去得一矜字又大也

聖賢之淺深此亦可見

先生曰堯舜之時去古未遠人心純是好的易於變化故當時人人君子比屋可封雖有一二譊頑難化止是四凶驩兜數人而已時至春秋則習染日深人心不復如古了當時孔子相事而為君相與而為徒皆是先經過一番習染來的甚難變化觀論語中多是因人變化委曲造就真如一大爐冶使孔子得位便是堯舜一般

手段凡看論語於聖人此等處更須思索不可一下看
過

涇野子内篇卷十五